



冬寒不冷

□黎强

数九寒天来了，眨眼工夫，老城就下起冰冷的雪雨。

早上起床一看，房上、树上、河上、路上，白皑皑的，满城都是“凝冰儿”，不大不小的古城像包裹上了一层雪褂子的城堡，好冷！也不知那时的老城咋冷得那么出奇，连小手都冻得像十根红萝卜。

母亲看在眼里，也没更好的办法让娃娃避寒，只好忙里偷闲拉过娃娃靠在自己怀里，捻捻娃娃小耳垂，避免生冻疮；抑或抓住娃娃的手揉揉，揉得掌心掌背都热了，才把小手塞回裤兜，扶过娃娃坐在炭火前取暖。娃娃的眼睛却瞟向屋外那些戴着耳帽、手套的同学，心里好生羡慕。母亲懂娃娃的眼神，转身来到灶房，煮一大锅热腾腾的红苕片汤，撒上一把葱花，让一家人吃得饱饱的。母亲知道，也许这样，娃娃就不冷了。

雪寒冬冷，母亲总变着法子让娃娃不受冻，千方百计弄出些抵御寒冷的花样来。我长大后才明白，一季雪寒冬冷真是难为母亲了。

清早天不亮，母亲就翻身起床，围上简易的围脖，提着菜篮就出门了。门外的寒风吹得“呜呜”响，老城显得愈发寒冷了。不一会儿，母亲回来了，把上面的几棵水白菜拿开，露出篮子里的猪下水，大声说：“中午，吃泡椒火锅哟！”我的小脑袋从被窝里一下子伸出来，“哇哇”地欢呼着，像过年一样高兴。

母亲从咸水坛子里抓出泡椒泡萝卜，在菜板上“剁剁

剁”地切着，打理干净的猪肝、猪血、猪肚等盛放在瓦钵中。随后，在屋中间生好炉灶，加炭、旺火、熬汤制作锅底，弄得满屋飘香，惹得我口舌生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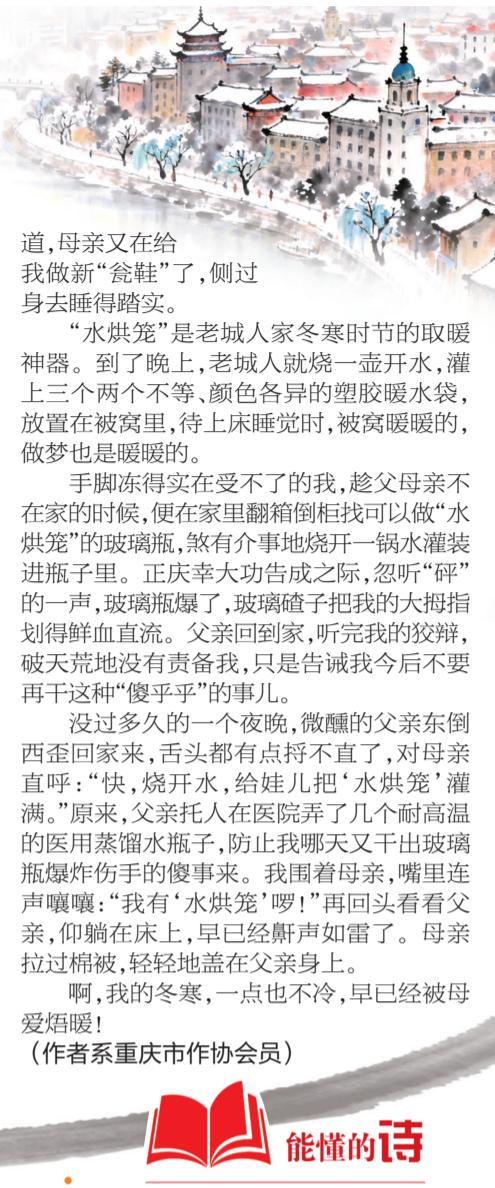
一顿泡椒火锅，吃得其乐融融。至于屋外的雪寒，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。

母亲的针线活很好，我的冬衣冬裤冬鞋，都出自母亲的一双巧手。小时候，我只晓得冬天要穿一种叫“瓮鞋”的棉鞋，穿在脚上，就像一双脚踩进暖和的瓮缸里。我很喜欢这种鞋子，穿着它，连脚板心都暖和得汗津津的。

等我们睡了，母亲就搬出老柜子里的针线匣子，在昏暗的灯下挑针走线。坐得久了，母亲的脚冷得遭不住，就站起来原地跺跺脚，又继续做针线。睡得懵懵懂懂的我被尿憋醒，一睁眼，看见母亲佝偻的背影映在老墙上。至今，我还记得那个灯下的背影。

穿上“瓮鞋”的我洋洋得意，在小伙伴跟前腰板挺得直直的，大有显摆之意。发小二毛看不惯我的趾高气扬，设计让我踩着小石头过滑溜的阳沟。我不知道二毛挖坑整我，一昂头便踩上小石头。殊不知一下子就踩滑了，一只“瓮鞋”陷进阳沟的污水里，湿透了，新鞋被弄得污秽不堪。我急得哭了，抓住二毛讨说法。二毛给我出主意，去他家用火烤。这一烤更坏事了，纯棉的鞋面被烤得焦糊，一捏就破碎，而鞋子里依然湿漉漉的。我知道闯祸了，耷拉着脑袋回家。母亲见状，并没有生气，快速拉过我坐下，用一盆热水给我烫脚，嘴里还喃喃自语：“娃儿，你不晓得鞋子湿脚，会感冒呀！”

那夜，母亲又坐回灯下挑灯夜战。我知



风会记住我的脸

□姜沁蕊

冬日的清晨灰蒙蒙的，城市还未完全醒来。路灯在薄雾里站成昏黄的队列，风很冷，钻进大衣缝隙。我下意识裹紧了自己，躲在车站广告牌后面，看着公交车向我驶来。车辆停下开门的那一刻，我没有片刻迟疑，迅速钻进车厢。

从弹子石到歌乐山，公交单程2小时，上班路途是远的。大家挤在摇晃的车厢里，如同潮流而上的鱼群。有时，一个急刹车，重心不稳的踉跄会让你瞬间清醒。有时，会被对面开来的车辆灯光晃了眼睛，生出短暂的眩晕与自疑——这一切是为了什么？昨日未解的难题，明日待办的琐碎，连同此刻的拥挤与颠簸，都是真实的重量。

所幸，我们不是孤身一人。那些温暖的存在，是暗夜里的珠贝，自身不发炽烈的光，却能用最温润的质地，映亮周遭小小的

一圈。是母亲电话里从不追问前程、只叮嘱添衣的唠叨；是同事在加班时，默默推过来的一杯咖啡；是归家开门那一刻，来自伴侣的一个无需多言的微笑。它们不说“加油”，只是静静地存在着，用那份恒常的暖意告诉你：有人与你同在，共担这一份寒凉。

宏伟的蓝图固然激动人心，但真正将人从泥泞中拔出的，往往是一个清晰而微小的“一步”。是写完一份报告或是统计好一份数据后，突然发现不对，于是对自己说出一句“没关系，再试一次”。也正是在无数个这样的“一步”之后，在某一个不经意的回首间，你会忽然怔住：来路已蜿蜒成一条望不见起点的曲线，而那些曾以为难以跨过的山隘，已被稳稳地踏在身后，成了你眼中风景的一部分。

风还在吹着，拂过每一个行人的肩头。它会记得这个清晨，记得所有在严寒中依然选择出发的人们。

所以，且走下去吧。不必等待一个完美的晴天，也不必强求一路坦途。就带着这份对美好的、执拗的期许，如涓滴汇入江河，如星子呼应着黎明。前行，便是对光明最虔诚的朝圣。

而那个明天，它可能只是街角面包店飘出更香甜的气息，是孩子们在更绿的草坪上奔跑的笑声，是每一双勤劳的手都能触摸到的、日渐丰盈的收获……它正在生成，由无数个如你我一般的“行则将至”的时刻，正在一砖一瓦地构建。

我们就这样奔走着。在一个又一个必将到来的、崭新的清晨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地质作协会员）

看戏

□徐建成

走进阆中，也就走进了山水中孕育的春节文化、三国文化、科举文化、风水文化、民俗文化和红色文化……

走进老观，也就走进了流光溢彩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——春节文化之祖落下闳就在这里诞生，生命在探求中升华，升华为天上那颗明亮的星星。

我在老观的石板路上平平仄仄地采着风，观看景——

老街古镇，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厦的一块坚实的基石，在红三十军军部旧址里、在县苏维埃政府旧址里，走过了多少倒下的烈士，走过了多少将军、部长……

老观镇的清代粮仓，遗迹犹存。那粮仓下的通风设计，那开关闭合的出粮口，那石砌的仓墙，还有那“本县爱民如子”的残碑，似在讲述着饥荒年间，县衙开仓赈灾，救民于水火的陈年旧事。我在老观采风，分明能看得到：那些被誉为“奉国大米”的贡品粮食，就在古镇街头粥棚的大锅中熬成稀粥，再一瓢瓢地舀进一个个斗碗中，延续了一群群一代代饥民的生命……

老观不仅有储存物质文明的古代粮仓，也有洋溢精神文明的现代舞台。听，锣鼓声响起来了，胡琴声响起来了——

一个丑角，一个旦角，灯戏舞台上的标准和简练的配备，在锣鼓声和胡琴声的伴奏下，灯戏开场啰！

2006年，灯戏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由于灯戏演出多与春节、灯节、社火、庆坛等民俗活动结合在一起，所以形成小戏多、喜戏多、闹戏多的特点。

在镇文化站的小剧场里，演戏的是村民，伴奏的是村民，坐下台子底下看戏的也是十里八村的乡亲们。台子上的道白是那样清楚，唱腔是那样亲切，琴声是那样悦耳，锣鼓声是那样热闹，演的那个相亲故事是那样的熟悉；幽默、风趣，硬是安逸得板！业余演员演到这个程度已算是很有味道了，怎么能跟那些大剧团的名角比呢？乡亲们把戏看巴适了，晚上要多吃半碗白米老干饭，黑了也不再跟老婆（老公）扯筋了……

这正是：村民看，村民演，村里的故事有板有眼。寓教于乐好休闲，老观灯戏名声远！

老观是川北灯戏的窝子，也是名扬天下的川戏的窝子。

川戏有昆腔、高腔、胡琴、弹戏、灯戏五种声腔和为五种声腔伴奏的锣鼓、唢呐、琴、笛等。灯戏在川剧中颇有特色，它源于四川民间迎神赛社时的歌舞表演，也可以说是古代巴蜀传统灯会的产物。



川籍著名戏剧家，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的吴雪曾说过：灯戏是川剧的根。这个根就是川剧来源于巴蜀传统灯会，来源于四川老百姓的婚丧嫁娶、喜怒哀乐、油盐柴米和人间烟火之中……

天下之大事小事，世上有，戏上有。此时正在观戏的我们，也就是在观世上的事——在这个名叫老观的中华历史文化名镇上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大雪的柿子树

□张柏华

地坝边，那棵高大的柿子树已褪尽衣衫，只剩枝头的小灯笼悬挂在风霜里。我摘下个红红的，咬破深冬，竟涩得张不开嘴。往年的这个时候，它们，早已被父亲浸泡在泡菜坛子的深暗中。

凛冽寒风中，那些小小灯笼伸着长长的脖子。父亲，您已许久没回家了。我要用那把锈锁，把落日余晖，和着皎洁月光，全都锁进小院。点亮，或明或暗的灯盏，与满树的小灯笼，再推开堂屋的大门，让光涌出，照亮您回家的路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